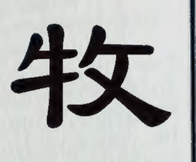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牧津卷之三十五目

執持

馬嚴　高豐

虞芝　丘寂之

倪若水　李元紘

張錫　張問

唐介三見　劉敞

薛奎二見　李榛

魏璀　苗時中

樓大年　李承之
張九成　程　迴
袁　韶　孫立節
楊　珏　高　登
蔡　洸　胡長孺
鄭承議　蒲謹密
劉立之　太公鼎
盧　熙　郎　敏
楊繼宗四見　蔣　瑾

唐侃　蘭芳

王守仁　馬西玄

孫璽　屠簡肅

朱廷立　陸光祖

王士魁

牧津卷之三十五　執持

明山陰祁承㸁輯

馬嚴

馬嚴爲陳留太守、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惶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敕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

止訛惟在一靜、而人情驚惶之時、尤須固執以定羣疑、

高豐

高豐爲鄴縣獄吏，刺史虞孟行部，到旬日，鄴縣僻，敕鄴長將囚徒就所在錄見。豐得文書，閉獄下鑰，不肯送徒，自請諫曰：明使君乘法馬，驂御所至，理冤不遺遠邇，此古聽斷阡陌流愛其棠者也。今乃進召囚徒，欲省更繁，毋論疎脫，尤哀痰損。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鄴獄非漢地乎？囚徒終不出縣，特望朱軒迴輪。孟遂到鄴，

一獄吏便能抗刺史。然鄭地非漢土。此言刺史自無可對。

虞芝

虞芝爲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寶。罪入重。芝依法執案。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此君立效明時之意甚壯。何至作日暮途遠語。

丘寂之

丘寂之、年十七、爲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或行部、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壘旨、或方於車中作教、然後啓關、或嘆曰、不意郢君章近在閣下、即轉爲主簿、遷故鄣令、在縣專以廉潔御下、一時稱爲良吏、

有意忤人者、亦往往以此見賞、士人遇合、未便盡在媚時、

倪若水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鵁鶄及諸水禽上疏諫曰方今九埜時忙三農並作田夫擁耒蚕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師力倦擔負食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陛下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則鵁鶄鸂鶒之類曷足貴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危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

外、又何求哉、帝手詔答之、
中官採捕爲累不小、一强項刺史、遂貽地方多少福、

李元紘

李元紘爲雍州司戸叅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指、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移也、
碾磑最輕、確乎判不可移、況有重於碾磑

者乎、元紘之折太平、意在於此、

張錫

張錫、梁末時、劉君鐸任棣州刺史、辟為軍事判官、棣為鄆之屬郡、郡有麴務、鄆以牙將主之、頗橫恣、民有犯麴三斤、牙將欲寘於死、君鐸力不能救、既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麴事覺、錫判曰、犯麴三斤、求生不克、盜麥百斛、免死誠難、時郡吏以使府牙將乞免、錫不允、固寘於法、後歷官並以清節聞、

錫豈爲犯趨之民淺忿乎、執法當如是耳、

張問

張問通判大名府、郡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苟趣辦、持詔奪人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耶、具上以聞、仁宗諭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之不安也、擢提點河北刑獄、

理占止當按籍、奪人田廬、毀人丘墓、奉行之害、往往若此、

唐介

唐介知鄚州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

惟子方乃能服遼使、

劉敞

劉敞知揚州、州有雷陂、舊屬民田、官奪之蓄水、以便漕運、久更爲豪族所占、屢訴不獲、敞到任、立判還之、由是田主三十六家、男女三百餘口、

得不饑餒、

當官欲一意惠民惟無所瞻顧者乃得行其意、

薛奎、

薛奎爲隰州軍事推官嘗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久雨粟麥漬腐奎白轉運盧之翰請縱民還州而償所失之翰怒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久人疲轉餉今幸兵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

難挨身爲運丁請命意似可嘉然漬腐之物獨非民膏何不於天雨之時途中更有方畧乃見經國之手

李𢡟

孝宗朝詔夔州市牛筋五千斤時李侍郎𢡟爲夔守奏一牛之筋纔四兩今必求此是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

此言固然然軍興之需不可乏也將奈何必如以鵝翎代鵰翎之請則始見濟時實用

魏瓘

魏瓘知潭州衡山縣，衡祠旁舊禁民採伐，而寺僧倚中貴人，輒犯禁，無敢問，瓘捕送於州，州將依違不爲決，而瓘抗議不已，卒抵以罪，歷通判壽州，知隨安州，徙提點廣西西路刑獄，嵠峒婦人，緣逋責，沒邕州爲傭使者二千餘人，悉還之，劉鋹時，舟船皆計戶有稅，而雷化欽廉高五州獨未除，瓘爲除其稅，

不特執法嚴，亦且爲德博，

苗時中

苗時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歲久湮塞時中建請疏導溉民田爲利甚溥邑人謂苗公河爲潞州司法叅軍鞫囚具郡守欲論以死時中執不可守怒詰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誓不可奪守悟卒從其議遷桂州臨桂令爲司農寺丞體量梓州路常平役法等事書成上之薦能吏十人後皆進用時中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知爲時中薦云

執法可能也爲人而不使人知不可能也

樓大年

樓大年謫青陽尉壽知嘉興青龍鎭擢遂安令改知南昌爲政先教化而後刑罰建利去病若嗜欲然縣民夜行爲讐家毆死事覺賂其甥來就辟甥自陳殺民狀甚悉大年疑之亟命丞往驗丞受賕使焚屍以滅迹大年怒聞於府屬錄事覆實錄事復受賕如丞大年正色抗辨錄事爲引去上之憲臺令觀察推定讞事始白民敬

之如神、

決獄當如是矣、

李承之

李承之謫安州司理、轉明州司法參軍、時郡守任情縱法、人莫敢辨、承之獨毅然不從、守怒曰、郡掾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在公、自斷可也、若下有司、當循三尺法、守憚其言、

此守猶畏名義、

張九成

張九成僉判鎮東時，浙東提刑張宗臣逮婺州平民數十人，九成命釋之，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主上大下䘏刑之詔，惟恐無辜被係，公身爲部使者，不能上體聖意而覬望宰相耶，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慙，又軍民冒鹽禁，事連旁郡，府帥屬吏，明知無辜，莫敢辨析，九成獨謂使曰，當坐者數人，餘皆良民，若盡欲追繫，苛擾甚矣，監司怒形於色，辭旨侵九成，曰

事不可行，豈宜苟徇，即投檄而歸，

當官者，有借忤上以博執持之名，若子韶爲民請命，眞一腔惻隱心，竟至投檄以歸，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是豈虛語，

程迴

程迴改知隆興府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其從子愬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追正，令候母死服闋日理，已須令天下郡縣，視此爲法，迴爲

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溫凊、不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報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於其母可矣、何稽滯偏愬有司、而達於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註曰、臣無訟君之道、爲衞侯鄭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積集也、按令文分財產、謂祖父母父母服闋已前所有者、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

毋一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敎令也、既使歸於其母、其日前所費、乃畀幼輒用尊長物、法須五年、尊長告乃爲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於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敎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爲人母者、時民饑、府檄有糴閉糴、及糶與商賈者、迴即論鞫之曰、力田之人、糴米每斗錢五十九文、逼於稅賦、是以出糶、非上戶也、縣境不

出貨實苟不與外人交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今强者羣聚脅持取錢、毆傷人者甚衆、民不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論再三、見從乃已、

其見事甚徹、故力持甚堅、

袁韶

袁韶、嘉泰中、爲吳江丞、蘇師旦侍韓侂胄威福、撓里中役法、黄公望爲常平使者、檄韶覆田以定役、蘇密諭邑多姻黨、倘相容、當薦爲京朝官、韶不聽、是歲更定役戶籍、承徭賦者、皆蘇黨也、

蘇瓛言者將論斥黃亟白於朝且薦之未幾蘇敗韶得陞桐廬邑多宗室官無善終者韶至絕請謁莫敢有撓錢塘岸歲爲潮齧率取石於桐廬韶宣言罷免嘉定辛未召爲太常寺主簿民燕旗鼓蔽江以餞至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嘉定間尹臨安近十年政清訟理所治疑獄最多杭城故多火患迄韶任不作紹定間揚州告急遂拜韶浙西置制使以鎮之韶言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詩

相以其異已、不悅、罷歸鄉里、

韶之不阿權黨、固佳矣、黃之不受諷指而

薦韶、更佳、

孫立節

孫立節、崇寧間爲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立節被旨鞫吏士有罪者、謝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節、欲盡斬之、立節持不可、謝以語侵立節、立節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

辜其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預焉謝即奏立節抗拒立節奏謝侵獄事刑部議從立節言十二人皆不得死其後立節遷官進秩子二人皆舉進士遂至大貴

獄當論情吏當從法二語可爲折獄者指南

楊珏

楊珏初授上虞尉調贛州教授先是學計蠹於前官廩餼不給乃捐私橐以助庠校一新改知

饒州德興縣縣奸民肆為跋扈前令辛墮其機穽八年之間去者五人飲氣死者一人珏言于監司設法追捕服其辜奸為屏息邑居四山之僻民多艱食珏乃節用積錢一百萬置米千斛貯之顯惠倉歉時出之以平市價進朝奉大夫召對稱旨轉朝議大夫出知寶慶府會行公田法下郡邑珏曰政以利民不利而行如吾民何不奉令御史朱貔孫劾之免官歸郡民莫不悲泣珏為人剛明正直不附權貴始終廉介貧至

鬻器以自給裕如也、

廉而有執、

高登

高登攝富川主簿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

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而釋、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饋錢五十萬、不告姓名、白於守曰、高君之貧無以養廉、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於學、買書以謝士民、

簿而撫獄、不輕縱殺人之囚、職守實應然若兼署學校、重養士而輕買馬、至與長吏抗、瀕行五十萬之餽、置學買書、此簿始終不凡、○陰德豈可以有心爲、此語可以醒

世

蔡洸

蔡洸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艫相銜，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力執不肯決，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

洸亦會逢其適，非大雨，則何以通漕，

胡長孺

胡長孺任寧海縣主簿、歲大祲、民死相枕藉、宣尉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之、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邪、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非置一官於度外不能爾、然官書具在可

儆，此舉亦理應如此。

鄭承議

鄭承議爲蕭山丞時，有朱統制在縣牧馬，縱卒侵刷西興鹽場草，鹽司聞其事於朝，揭榜許人格捕，其卒刷草如故，亭戶捍之，致殺傷者四人。朱與其卒議曰，若不得西興草，吾馬不可牧矣。於是釀金賄吏，誣以毆擊論死者八人，獄成，知縣已署案，次詣丞，鄭責其吏曰，榜既許人格捕，殺之罪輕，今以他事論死，統制得以肆其暴，如

吾民之負冤何案即具不得書名銜吏惶懼而退有頃復至前日今歸夕換前案只以元情斷論萬乞恩貸勿令知縣知之於是亭戸八人俱得杖決免死歸家旦夕焚香祝天曰願鄭丞有子有孫富貴不絕後子預漕薦次子亦登第

丞乃有此執持丞不負官天亦不負丞也

蒲謹密

蒲謹密初爲萬州南蒲令嘗攝幕官時廷尉駁州獄失出死罪謹密以爲法者天下共守今罪

於法不當死不爭則不可州將曰可與廷尉爭耶謹密愈執不奪及詔下他司議而卒得不入死州將始愧服

欲守法必當爭法

劉立之

劉立之守鄂州官歲市茶五百萬斤立之爲轉運使時三司請益市一百萬立之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爲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柰何增之朝廷因許寬一年立之曰事苟可

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
已，卒為罷之、
許寬一年，大類月攘，如知病民斯速已之、
今以一方之利，為一方病者何限，守土者
安得無立之之爭、

太公鼎

太公鼎，遂咸雍十年進士，調濬州觀察判官，時
遂陽雨水傷稼，比樞密發瀕河丁壯，以完堤防，
有司承令峻急，公鼎獨曰，邊障甫寧，大興役事

非利國便民之道，堅執不從。疏奏，罷潁河千[illegible]人莫不悅。改良鄉令，累遷與國軍節度副使。時有隸鷹坊者，羅畢爲名，擾害田里，歲久民不堪。公鼎言於上，即命禁戢。會公鼎造朝，大臣諭上嘉納之意。公鼎曰，一郡獲安，誠爲大幸，他郡如此者衆，願均其賜於天下。上爲改容從之。

防隄之役，自不能已，但有司奉行峻急，以致擾民。若鷹坊之害，不可一日留，一言而戢。仁人之言，爲利自溥。

盧熙

盧熙洪武間以薦授睢州同知時中原甫定歲復洊饑熙一意休息惟恐傷之明年行守事適御史行部按訪舊軍籍見民充之睢近千人檄熙拘送熙召民自實得嘗隸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詔論同僚懼議發民應之熙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已無籍軍今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之堅立不

勳、竟不能奪、乃罷去、

請以一身充役、當今上人悚然、

鄭敏

鄭敏、洪武間、以國子生陞饒州府知府、敏爲治廉明有惠愛、樂平縣民有詣闕訴邑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指揮濟某率兵往捕之、兵至饒、敏驚曰、樂平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爲郡守、不可使民死無辜、請先往察之、至樂平、民皆耕牧如常時、敏廉得告者、乃無賴子、素以假貸不得、

怨諸大姓、故重誣之、冀獲賞耳、敏還白濬、初不之信、自往察視、故如敏言、於是各以其家長至京辨其誣、詔釋諸大家、誅妄告者、

惡少誣奏、自當爲良民主持、妙在先行察視、以動詔使之信、

楊繼宗

楊繼宗在嘉興日、郡有土豪張者、縱惡害民、盜賊多窩聚而歸其贓、家益饒裕、且結交權要、府縣相視以目、莫敢發一言、宗下車時、張某刧桐

鄉起解官絹宗廉之得實、縛而寘之法、會當道行郡、張厚賂之、召宗諭以張無原告爲辭、繼宗曰、知府、朝廷之民牧也、而張所盜者官絹、何原告爲、若欲原告、請以朝廷爲失主、楊某爲原告、當道語塞慚愧、夜半馳去、張竟以罪死於獄、人咸快之、

一郡守欲執法以除大盜、誰能奪之、不必楊公、但楊公詞氣較勁耳、

蔣瑤

蔣瑤知揚州府、時武宗駕南巡、淮安太守薛贇拆去沿河民房、以便挽夫挽縴、皆索民間絹帛爲之、兩淮大擾、過揚州、蔣瑤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臨幸之地、且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蔣曰、止有四個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云、朝廷要選綉女、蔣曰、揚州止有三個綉女、江問今在何處、

蔣曰、民問並無、知府止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安堵如故、

泰山壓卵之時、而能以身作砥柱、非見事明而擔負勇者不能、至拒大戸綉女之語、譜而寔莊、捐一身一家、而爲民請命、惟天下至誠爲能動、有以也夫、

唐侃

唐侃守武定、以鎭靜撫綏疲瘵、時淸軍伍、一州

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二千人矣。侃曰，武定尹魏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議欲濬州境徒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塡巨壑，事皆得寢。　章帝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裒課民間以供，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舁一空棺內傍舍中。諸閹髀枝，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帳不辦者死，欲以恐嚇取錢，同事者並逃去。侃獨不去，恚乃謂之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

曰吾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於是諸閭愕眙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

拒橫索何至爲輿櫬事然爲民之意可念

藺芳

藺芳爲吉安知府先是金華朱仲智爲守寬厚廉潔剗革吏弊禮賢愛民民甚戴之會被召改知重慶士民思慕恐難其繼已而芳至亦寬厚

持大體，明習吏事，民有告訐者，數語立決，吏無所容其姦，民吏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有銀冶，烹煉可獲厚利，朝廷遣官以其人覆視，既至，父老羣訴於芳曰，即用無賴者言，吾屬父子兄弟不能保，而邑有無窮之患。芳曰，銀冶誠有之乎，曰無之，但聞故老云，宋季時，邑有奸民妄言銀冶於朝者，後坐誣罔誅，今茫茫山谷，上者樹松栢，下者藝禾稼，豈嘗見有所謂銀冶，太守如疑其言，詣闕告者在此，請指說銀冶之

處某等某罪荔惻然而告者而問之喋不能對父老趣之對卒無言父老因指此無賴人平日所爲罪惡累累皆應坐死其人在旁聞之惴慄荔曰毋恐罪皆赦前令獨問銀冶有無可告者即叩頭吐實自言愚昧不甘鄉人華衣美食揚揚爲未嘗齒我故妄意以禍之乃至於此荔乃爲草奏大意謂告者嘗問故老言宋時說銀冶事而未及詳輒率意上陳今諭邑人老長皆云素未嘗有銀冶即不實甘受鈇質害人人同謹

以實聞，同官或不肯署，曰，朝廷治銀冶，吾輩敢方命耶，奏入，如不信，吾受罪矣，芳曰，吾輩奉命守此土，非以爲民乎，今聖天子仁明在上，如日在天，諸公乃不以直道效臣節耶，有罪，芳請獨任，卽自署奏，同官不得已，亦強署焉，上得奏曰，吾固意恐民之苦也，遂罷其事，

銀冶誠虐，自當核實以奏，但難在以一身獨任耳，

王文成

王文成公守仁、起知廬陵、時江西鎮守太監發銀市葛、差官守催、公爲文申請禁止、文曰、本縣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況民苦徵求、瘡痍未息、目今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徵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强者群聚爲盜、攻刼鄉村、本職自到任以來、即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

以安處下位、合關當道、垂憐小民之困窮、俯念時勢之難爲、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即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悔、鎮守差官聞之、縮頸而回、事遂寢、

文成擔荷世宙、不遺餘力、況此區區市葛一事乎、然不以遷客置民瘼於度外、尤見寔心、

馬西玄

馬西玄知澤州、澤故多王府、王率聽用邪小、暴侵民利、西玄因事、微其左右不法數人、爲條告誡、暴止、又王以書來請私好、答使者去、卽投書櫝中封之、所請或於法得釋、又使人將謝、乃指使者至櫝前啓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誠如是、吾安能低昂徇情乎、後書不更來、陵川葛令受賄害人、人怨之、廉得其狀、會有巡按御史者、以親故爲葛解甚力、不聽、竟置於法、威聲振於郡中、世宗卽位、召復爲翰林、澤人攀泣送之、前

王以禁不得暴及投書不發者，亦郊祖頌德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所請於法得釋，而示以未嘗發書，此意可師。

孫璽

孫璽初受興化令，邑豪徐恩與其宗人交賂權貴，猾賊邑中，恩以白衣入粟，補興化所千戶，縮所印，而所中諸世千戶，反怛怛出恩下，不敢喘，令丞左右，亦多爲恩耳目者，率常把令丞陰事，

令丞欲圖恩懼不能制得反噬璽始至恩繡胸
背持刺上謁璽拒却之然亦未遽論罪恩也
故邑人亦無敢告言恩者乃稍稍以輕罪笞其
一二宗人百姓乃敢告恩最後得其謀殺道姑
攫財事遂密擒恩獄中考按盡得恩與其宗人
諸不法狀因繫殺恩而宗人坐死者數人邑中
爲清後爲徐氏家所誣訐下璽按問事白得還
職始轉爲揚州府同知揚興化所屬郡也始御
史之劾徐獄也以屬淮安守其盱眙令其戚受

上旨、詭法巧詆璽罪、至是兩人爲他御史所論、公又往劾之、罪不至罷、卒從減論、後兩人愧謝、璽璽絕口不道前事、人益以爲長者、

案一粟弁獄、不足爲孫公重、惟劾守令事、而以直志怨、此眞長者、

屠簡肅

屠簡肅知保定、有大寧都司白璽以稔惡聞、
上命公究之、廉得其實、請斬璽、璽根據盤密、人不能堪、而無敢執其咎者、公毅然裁決、竟得如

稱、咸名赫赫然、總兵陳瓘忿雖自尊、役屬郡縣、公曰、國典具在、總兵與太守、豈相統屬者耶、不爲屈、黨瓘者媒孽之、調公知延平、至延平、剗宿弊如保定七閩咸誦法焉、

稔惡之弁、法自不宥、稍假貸、便爲屈法、

朱廷立

朱廷立、嘉靖初、知諸暨、恢廓有守、愛民禮士、皆出欵誠、先是縣有額外長短差、多費民財八百兩、廷立爲錮除之、山會二縣築海堤、其費每派

及於暨、廷立執不可、曰居民守土、各有分域、禦菑捍患、從其封疆、山會之堤、而暨與修之、暨亦多有湖堤之役、可以煩山會之民乎、郡是其言、爲罷役、當作訟誡勒諸石、諭民無相告訐、置鼓於獄、因有所苦、令擊以聞、後遷監察御史、

湖堤之役、於兩邑原不相關、瀉堤關繫郡城、恐不當以此爲擬、

陸光祖

陸光祖初授濬縣令、濬近塞而衝、民不勝役、多

轉徙。祖奏併五十里為四十里，以甦凋獘。又為設法築城以拒虜，功成而民不知。秋潦傷稼，祖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祖乃自具疏上之，辭甚懇。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有輕俠為盜槖，祖貸其宿過，編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請盡力為耳目。盜發輒得，獨大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乘祖入覲，嘯萑苻中為變，祖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枘富而才，先後令皆與昵，後令至，枘為具饗，令

不時至、枏拒戶嫚罵、令恚、中枏麗大辟、坐繫者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貲、莫敢雪、祖至、立出之、枏爲謝、祖曰、我仲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甚張、邑有李榮爲仲文私人、橫行里中、祖捕置之法、仲文奉命祀邯鄲、故出魏郡爲榮地、祖不爲移獄、而仲文亦莫能中祖、內鄉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嚄唶不能剖、臺以屬祖、勘、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闌入塞、大司馬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以備、

祖持不可，司馬怒，以撓軍興劾，祖屹不動，已復言於直指，謂必役內地民，莫若出錢與邊民，如雇役法，直指上其議，竟得請，三輔乃安、

抗御史臺爲災民請命，懲方士之私人，奪藩王之據產，此其事似難而甚易，惟雪盧柟之重辟，此其事似易而實難，何者，柟故以高才擁厚貲，取忌里黨，解網之事，知者以爲平法憐才，而不知者以爲憐才詭法，非識力夙定而名根素輕者不能、

王士魁

王士魁爲合浦丞、時郡守周宗武、爲人清介、性頗卞急、後爲廉州守、士魁一日上謁、周語王曰、前牒下勾其犯、眞盜也、久稽不解者何、王拱手對曰、丞固知其者、係良民、上誤訪爲盜、因寬之至此、周艴然曰、丞柰何與府抗、王曰、誣良爲盜烏在其爲民父母、死不敢逃罪、既罷、周甚重之、謂同事者曰、吉郡故多貞士、適王丞所對、大有執持、即抗節忠義事、亦饒爲之、王後陞名山知

縣、以耿持不阿、得過州守、左遷靜海諭、博寧波授、罷歸、貧約如故、爲句讀師以自給鄉評益高之、

爲丞抗太守、罷官爲句讀師、定自高士、

牧津卷之三十五

牧津卷之三十六目

識見上

周章　薛宣二見

史弼　滿寵

裴潛三見　劉超

毋丘典　溫恢

謝朏　何之元

夏侯詳　張邵

戴僧靜　張融

褚裒　　韓麒淳
元嶷　　羅研
李筌　　崔琰
阮孚　　蔡興宗
崔日用　　薛季昶
榮毗二見　　張柬之
竇懷貞　　任正名
盧坦　　韓滉二見
韋澳二見　　蔣欽緒

李及

明山陰祁承㸁輯

周章

周章爲郡功曹、將寳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劍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誅、公卿多

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按劍絕鞅、章之識力、正不可及、要以行春
自不宜私謁、禍福之較量、猶落第二義矣、
薛宣
薛宣次子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

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人以宣言爲然

卓哉貢君之言知子莫若父矣其能與不能自有資材父不能傳之子而子安能得之父乎即吏道以法爲師吾謂師亦不在法也

史弼

史弼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諸郡承望風旨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誣陷甚衆唯弼獨

無所上，詔書切責從事。坐傳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奉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及遷河東太守，被詔書舉孝廉，弼知當有權貴請託，豫敕斷絕書問。一生持大閹覽書請

之、積日不得通、生謬以他事前謁、既因達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詐偽無狀、即日考殺之、覽大怒、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前孝廉裴瑜送至崤澠閒、大言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天實佑之、即令獲罪、足垂名竹帛、願不可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走詣闕訟寃、前孝廉魏劭毀形變服、爲家僮護弼、廷尉奏當棄市、邵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

覽以得免、或曰、平原行貨免君、君無乃恧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羑里、閎散懐金、今史君遭患、義夫獻寶、亦何恧乎、竟歸田、稱病不出、公卿交薦議郎何休謂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司、

史公謙挺持議力、眞可謂砥柱中流、然亦東漢風氣所習、自不難爲名義中事、至令孝廉變服爲家僮、甘以七尺相殉、豈一時感激慕義云然、其盛德之入人可知、

滿寵

滿寵年十八為郡督郵守高平令多所糾察於棄官歸曹操領兗州辟為從事及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乃白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耶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並屬寵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操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

因此得出、更善寵、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操憂之以寵爲太守、寵以計募誘、攻下安定之、令就田業、復爲汝南太守、關羽兵急攻樊城、征南將軍曹仁欲棄城走、寵曰、羽所以不敢進者、恐吾軍犄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救兵至、寵亦力戰、羽遂退、以功進封安昌亭侯、

明知欲原而故速殺、陰爲欲辭而故拷訊、

皆是智出阿購之上、楊太尉一代名臣、滿寵豈應不曉、卽無文舉文若之囑定無深文之理、惟是阿購爲人、忌而多猜、不先之以考掠、無以明彪之無罪、故賈逵以着械自脫、滿寵以考掠脫彪、此皆有以窺阿購之深者也、裴松之皆爲酷吏之用心、雖有後晉無解前虐、恐未必今滿寵心肯、

裴潛

裴潛爲代郡太守、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曹操

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繇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友聞果至，

爲政之道，無出寬嚴二途，寬於民而峻於虜，安攘兩得之矣，○料事如照，只是身歷之地，所見得真，

劉超

劉超、漢城陽景王章之後、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遷瑯琊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愼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爲相府舍人、專掌文檄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愼靜密、彌見親待、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擔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

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入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屬王敦稱兵、詔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惟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及錢鳳搆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咸和初、遭母憂去官、哀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

人及蘇峻謀逆超爲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
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而超以妻孥入處宮內
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親待成帝
及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
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號慷慨
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
節愈恭後王導出奔超等密謀奉帝出而事泄
遂遇害追贈衛尉謚曰忠

劉世瑜以手書類帝而謝絕應酬此亦不

答溫室省中何樹之意時方遣家東避而超以妻孥入宮此等識見絕非世人可及

毋丘興

毋丘興爲安定太守將之官曹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愼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官遣校尉范凌往羌中凌果教羌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今外夷之擾、正坐通事之害。〇更事多、是眞實語、非英雄欺人、

溫恢

孫權攻合肥、魏揚州刺史溫恢謂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懸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是有樊城之事、子孝、曹仁字、將屯樊城、關羽攻之、漢水暴潦、于禁七軍皆沒、詔書召潛還、潛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

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又將被召、遼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淵從其言、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

揚州刺史、料事更在阿騶上、

謝詘

謝朏遷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䉶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參謀策、朏內

圖止足、且實避事、弟淪時爲吏部尚書、㬌至郡、致淪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

但能作太守、更復何事、未了、朏具幾先之識、獨無𠑽淪之富貴逼人也、

何之元

何之元爲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槐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

如此遠識、何以尚從利害得失上起見、

夏侯詳

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是山歷政莫敢到、詳於其上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

非獨表損挹之志、正以寄曠遠之懷、

張劭

張劭補州主簿、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劉裕誅劉

藩、邵時在西州直齋、郎夜戒衆曹曰、大軍當去
討、可各條舟船倉庫、至曉取辦、且日將求諸簿
領、應時即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昨夜受處主
簿處分、裕曰、邵可謂同人憂慮矣、

如此公才、可了十人、而見地更速、故先事
而理、

戴僧靜

戴僧靜爲淮南太守、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
召僧靜、使引軍向江陵、僧靜曰、巴東王年少、長

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見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勅、上不答而心善之、

僧靜亦揣知武帝心、大有迎合意、然不欲遣軍、其見自遠、

張融

張融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正患還而復去、

作如此見、正自超人、

褚裒

褚裒爲豫章太守有器識正旦朝庶亮亮大會人士孟嘉坐次甚遠裒問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爲裒所得乃益器焉

眞才暗中索摸自可得特患識不足耳

韓麒麟

韓麒麟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寡於刑罰從事劉

晉慶說之曰明府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卽以卿應之

仗節之人不爲威名地非抱大識者不能

元嶷

瀛州郎基爲騎兵陳元康爲司馬畢義榮爲屬並有聲刺史元嶷曰三賢俱有當世才後當遠至惟騎兵任直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基止郡守

剌史乃具人倫之鑑

羅研

羅研爲郡功曹事剌史蕭藻頗有才辨嘗請閑訟蕭藻及藻再爲剌史州人爲之懼研舉止自若藻曰非我無以容鄉非鄉無以事我齊苟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鄉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

毋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餓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劒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

數語是閭閻理亂之源、惟大識見人能爲此語、

李筌

李筌爲鄧州刺史、常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都市、如產男女、不以貧富悉取至、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

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慘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以爲不可，胡雛必爲國盜，若殺，恐生眞耳，胡雛，即安祿山也，

祿山方當流毒天下，亦豈李筌之所能殺

崔琰

曹操爲冀州牧，辟崔琰爲別駕，操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

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

識見正大，且不依回，

阮孚

丹陽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性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史，孚咸之子也，

雖爲一身見甚高、非所以討國。

蔡興宗

袁顗爲雍州刺史、以蔡興宗爲臨海王子頊長史、行府州事、是時子頊都督荆湘等八州、袁顗說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具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顗在湘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閒以去、後復求出、豈可得耶、興宗曰、吾

門乎進、與主上甚疎、未緣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顗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

如以當時形勢人情、自以在外爲安、而與宗之見乃爾、更進一格、然亦其知形勢者特悉耳、

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爲然、

眞言人所不敢言、可以占此君識力、

薛季昶

洛州長史薛季昶見二張已誅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産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

事甚易見二公眞所謂當局者迷

榮毘

榮毘爲華州長史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爲名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毘獨遏絕其事

高祖聞而嘉之、

遏絕其事最有見、

張柬之

張柬之以賢良召授鳳閣舍人因忤旨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諸葛亮收其產入以益軍選取勁

兵、以增武備、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民、受役蠻夷、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涉蘭滄、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滄、爲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廣、可徒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乎、疏奏、不納、幾爲荆州大都

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后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非司馬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及誅二張、柬之首發大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公、不半載、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既

罷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荊州刺史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必深文致法無所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柬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

柬之棄姚州之議所見甚遠但語割疆土于輿圖全盛之時廟堂自是逆耳要以爲國家深遠計惟設法以處戍卒或布略以覊遠人更爲堂堂正大之策

竇懷貞

竇懷貞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縣

璽勑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多擁否懷貞對曰倍辯於往或問其故懷貞曰好者總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皆大噱

雖語近於謔然意見自遠

任正名

張沛爲同州刺史任正名爲錄事參軍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奴下諸寮獨呼二人爲劉大任大若平常交玄宗誅韋庶人沛兄涉爲殿中監伏

法并及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在假內閽之遽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艱、同州京之左輔柰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覆奏而理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幽求方立元勳、居中用事、遂免沛於難、

錄事大是奇士、刺史竟能收知人之効、

盧坦

盧坦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其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

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必剝下自潤者也子孫善守是天福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服李復爲鄭滑節度使表爲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每據理拒之有善笛者諸將爲請職坦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職柰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請將慙遽出就坦謝及李復病卒詔姚南仲來代之盈珍以南仲本書生易之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好侵事必不聽我罰必及於

禍、乃從復喪歸東都、爲壽安令、盈珍畏與南仲不相能、幕府多黜死者、繇是知名、累遷侍御史知雜事、赤縣尉爲臺所按、京兆尹密救之、帝遣中人就釋、坦曰、中丞請申復、中人走以聞、帝曰、吾固宜先命有司、遂下詔、乃釋、數月遷中丞、初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爲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美、掊詔輸獻、坦劾奏待罪、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所以布大信

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奈何以小信失大信也帝曰朕既受之奈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觀察宣歙時江淮旱穀踴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抑其直錢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至集乃多貸兵食出諸市價遂平再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謇為代北水運時畜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坦遣吏驗未及奏帝遲之更遣中人劉泰昕往坦曰事付有司而又遣宦官豈有司

不足信耶。三奏，帝乃止、

坦之議論、動持大體、而謀策更爲深遠、處事之才、與料事之識、可謂兼之、

韓滉

韓滉出爲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西觀察使綏輯百姓、均租調、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滉分兵戍河南、及狩梁州、獻縑十萬匹、時李希烈反淮西、而漕路無梗、東南完靖、滉之功居多、屢發糧帛以濟朝廷、其所遣米饋防援皆有法、盜不敢

近、貞元間、議者言滉修石頭城、陰蓄異志、帝疑之、李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恐有永嘉之行、爲迎扈備耳、帝乃解、因遣其子考功員外郎皐歸省、滉感悅流涕、明年入朝、過汴、與汴帥劉玄佐約爲兄弟、遺其裝錢二十萬緡、勸令入朝、及見天子、薦玄佐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滉上言吐蕃盜河湟久、近歲寖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拒南詔、分軍外

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臣請以本道財賦、給軍士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河隴可復、帝善其言、以問玄佐、玄佐請行、會混病乃止、

處事有異才、議事有遠識

韋渙

韋渙爲京兆尹會判戶部、宰相蕭鄴攺判度支、渙於延英入對、宣宗曰、戶部闕判使、渙對以府事、上言戶部闕判使者三、曰、卿意何如、對曰、臣

心力減耗不耐繁劇累乞一小鎮聖慈未垂許
允上默然不樂甥柳玭謂璵曰舅特承聖知廷
英奏對恐未得中璵曰吾不爲時相所信忽自
宸旨委以使務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時
事漸不堪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
人臣立朝自有本末他岐得之何以自明
即爲時相所信亦不可不存此意此公持
論既正而爲慮甚遠有大臣之體

蔣欽緒

華州刺史蔣欽緒與蒲州刺史蕭至忠爲內姻、至忠自托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尚書、欽緒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欽緒所見之遠、不但從利害上起念、蓋實據士君子立身本末爲言、

李及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薦李及，衆皆謂及非守邊才。楊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亦輕之。會有禁軍白晝攫婦人銀釵於市者，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使前，略加詰問，具服，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吏驚服。不日，譽達京師。億見旦，且曰：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其不勝任，不意及材器如是。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禁軍戍邊，白晝爲盜，主將斬之，

常事耳。瑋知泰州七年。羌人讐服。邊境事。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更。敗壞瑋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及厚重能守瑋之規模而已。億錄是服旦之識度。

人知王文正之識度甚遠。而不知李及之從容安豫。不動聲色者。其識度更自遠。

牧津卷之三十六　終